# 弘簡錄

弘簡錄卷三十二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 侍從　唐四之二

路敬淳　柳沖 父楚賢　韋叔夏 子縚　武平一　姚璹 弟珽

張齊賢　徐彥伯　韋湊 從父知人知人子維縚維子虛心虛舟

彭景直　盧粲　沈伯儀　崔沔　盧從愿 從父備

李朝隱　賈曾 父言忠子至　齊澣

路敬淳貝州臨清人父文逸貞觀末至中州司馬生二子俱早知名長敬淳性勤學足不履門徧覽墳籍孝友篤敬居喪倚廬不見妻子服除形容癯毀妻不之識登進士天授中歷司禮博士太子司議郎兼修國史充崇賢館學士數受詔纂輯慶鄖儀

典武石稱之尤明姓系自魏晉以降推本從來皆有條序著姓略十卷衣冠系錄等百餘篇坐綦連耀交通下獄死神龍初贈秘書少監仲微潤歷懷州錄事參軍遂安衞縣二令終中書舍人初漢有鄧氏官譜應劭有氏族一篇王符潛夫論亦有姓氏一篇宋何承天有姓苑二篇魏太和時詔諸郡中正各列本土姓族次第爲舉選格名曰方司格晉太元中散騎常侍河東賈弼譔姓氏簿狀十八州百十六郡合七百一十二篇甄析士庶無所遺漏宋王弘劉湛好其書弘每日對千客可不犯一人諱湛爲選曹譔百家譜以助銓序文傷寡省王儉又廣之王僧孺演益爲十八篇東南諸族自爲一篇不入百家其學皆本賈氏弼弼傳子匪之孫希鏡譔姓氏要狀十五篇尤所諳究希鏡傳子執更作姓氏英賢一百篇又著百家譜廣兩王所記執傳其

孫冠撰梁國親王太子序親尊四篇。唐與言姓氏譜學者唯敬淳。名家。其後柳沖韋述李守素李公淹蕭穎士孔至各有撰次。然皆本之路氏。

柳沖蒲州虞鄉人曾祖莊隋饒州刺史父楚賢大業中為河北縣長義兵興說堯君素曰隋亡天下共知唐公名在圖籙動以誠信豪英嚮赴此天所贊君子見幾何俟終日公何不轉禍為福君素不從。乃潛行自歸高祖悅之授侍御史貞觀中累光祿少卿持節冊拜突厥思摩可汗悉辭餽遺不受歷交桂二州都督終杭州刺史皆有能名沖幼好學多所研綜天授初為司府寺主簿詔遣安撫淮南稱旨封河東縣男景龍中歷左散騎常侍修國史轉太子賓客為宋王師至昭文館學士以老致仕奉請修改太宗所撰氏族志門胄興替不常詔與魏元忠張錫蕭

至忠岑羲崔湜徐堅劉憲吳兢共取功德時望國籍之家等而次之夷蕃酋長襲冠帶者析著別品會多變故先天中復詔與魏知古陸象先劉子玄等討綴譜乃成號姓系錄開元初又詔與薛南金復加刊竄後柳芳以所撰不通歷代之說不可與言譜乃著論略曰自周與漢後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權歸右姓其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為之以定門胄品藻人物晉宋因之始尚姓氏于時有司選舉必稽譜籍而考其真偽故官有世胄譜有世官過江則為僑姓王謝袁蕭為大東南則為吳姓朱張顧陸為大山東則為郡姓王崔盧李鄭為大關中亦號郡姓韋裴柳薛楊杜首之代北則為虜姓元長孫宇文于陸源竇首之虜姓者魏孝文帝遷洛有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八氏十姓出於帝宗屬或諸國從

悉者三十六族九十二姓世為部落大人其河南洛陽士人差第閥閱凡三世有三公者曰膏粱有令僕者曰華腴尚書領護而上為甲姓九卿方伯為乙姓常侍大中為丙姓吏部正員外郎為丁姓凡得入者謂之四姓又詔代人諸冑得視四姓其穆陸奚于吏部選勿充猥官北齊因之舉秀才州主簿郡功曹非四姓不預故江左定氏族以郡上姓第一為右太和以郡四姓為右齊浮屠曇剛類例凡甲門為右姓周建德氏族以四海通望為右姓隋開皇氏族以上品茂姓為右唐貞觀氏族志凡第一等則為右姓路氏姓略以盛門為右姓今流俗獨以崔盧李鄭為四姓加太原王氏號五姓蓋不經也夫文之弊至于尚官官之弊至于尚姓姓之弊至于尚詐隋世承之不知其所以弊乃反古道罷鄉舉離地著尊執事之吏於是士無鄉里里無衣

冠。人無廉恥。士族亂而庶人僭矣。故善言譜者。繫之地望而不惑。質之姓氏而無疑。綴之婚姻而有別。山東之人質。故尚婚婭。其信可與也。江左之人文。故尚人物。其智可與也。關中之人雄。故尚冠冕。其達可與也。代北之人武。故尚貴戚。其泰可與也。及其弊也。則尚婚婭者。先外族。後本宗。尚人物者。進庶孽。退嫡長。尚冠冕者。略伉儷。慕榮華。尚貴戚者。徇勢利。亡禮教。四者俱敝。則失其所尚矣。管仲曰。爲國之道利出一孔者王。二孔者彊。三孔者弱。四孔者亡。故冠婚者人道大倫。周漢之官人齊其政一其門。使下知禁。此出一孔也。故王。魏晉官人尊中正。立九品。鄉有異政。家有競心。此出二孔也。故彊。江左代北諸姓紛亂不一。其要無歸。此出三孔。故弱。隋氏以吏道治天下。人之行不本鄉黨。政煩于上。人亂於下。此出四孔也。故亡。唐。承。隋。亂。宜。救。之。以

忠。忠。厚。則。鄉。黨。之。行。修。鄉。黨。之。行。修。則。人。物。之。道。長。人物之道
長。則冠冕之緒崇冠冕之緒崇則教化之風美。乃可與古參矣。

世因有唐設官命尊世閥四姓華腴諸賢述作新書列傳
不存反削晉梁魏世職襲孫猶稍稍僅全大略

韋叔夏字相安石兄通禮家學擢明經歷太常博士高宗崩撰定郊禮擢春官員外郎武后幸洛享明堂凡所沿革多所裁定累遷成均司業修革五禮儀物成進春官侍郎中宗時太常少卿為建立廟社使進銀青光祿大夫累封沛郡公終國子祭酒贈兗州都督修文館學士謚曰文　子縚歷集賢修撰光祿太常二卿終太子少師唐興禮文制度殘缺不備顯慶中許敬宗建言籩豆以多為貴請大祀十二中祀十小祀八簠簋俎皆一惟小祀無簠簋北郊一合開元二十三年又以籩豆之薦未

能備物詔禮官學士共議縚請宗廟籩豆皆加十二其郊奠爵各小則陋宜增大之帝復詔太常朕承祖宗休德享祀實豐潔有如不應於法亦不敢用今擇品味可增者稍加焉每室加籩豆各六四時以新果珍羞實之爵視藥升所容以合古又詔禮官學士議服紀所未逮者縚上言禮喪服舅緦麻三月外祖父母所從母小功五月而堂姨舅母所不及駮外祖正尊服同從母堂姨舅母親未為疏不相為服古意實有未暢請進外祖大功舅小功堂姨堂舅舅母袒免韋述又議外親異姓舅昆弟正服不過緦外祖父母以尊加從母以名加故皆小功然以匹言外祖則祖舅則伯叔也父母之恩不殊而獨殺於外者蓋禽獸知母而不知父人則父母等母黨之於本族不同明甚若外祖及舅加一等而堂舅及姨皆服則中外其別幾何且五服有上

陛下之命帝雖美其忠而不能用後宴兩儀殿酒酣諸人襪子
何懿等唱合生歌言涉淺穢帝命右兒光祿少卿黄嬰監酒嬰
滑稽敏給能抗數人復恃勢佑肆欲奪司農少卿宋廷瑜賜魚
平一諫曰樂天之和禮地之序禮配地樂應天故音動於心聲
形于物因心哀樂感物應變樂正則風化正樂邪則政教邪先
王所以達廢興也伏見諸樂本備四夷之數比來日益流宕異
曲新聲哀思淫溺始自王公稍及閭巷妖妓胡雛街童市子或
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質詠歌蹈舞號曰合生昔齊衰有行
伴倡曲陳滅有後庭花歌趙數鮮卑隋亡國之微夫禮慊而不進
即銷樂流而不反則放臣願屏流僻崇肅雅光兩儀承慶殿皆
陛下受朝聽訟之所不容以倡優媟狎虧汙邦典不納學士等
恆欲難之會大集與崔日用各賀所疑爲三桓鄭七穆桓公莊

王時諸侯屬齊楚凡幾平公顯王時諸侯屬晉楚凡幾晉六卿齊楚執政幾何人日用謝不知不一條舉始末無留語自是請北面以事玄宗立以前詠語故不罪貶蘇州參軍徙金壇令雖被謫名猶不衰俄卒

姚璹字令璋思廉孫少孤以友愛撫弟妹及長博涉經史有才辯於策中明經擢第補太子宮門郎撰瑤山玉彩書成遷秘書郎調露中至中書舍人封吳興縣男天后臨朝遷夏官侍郎坐從弟敬節同徐敬業亂貶桂州長史后方以符瑞自神璹至嶺南列上諸山川草樹名號有武字者皆以爲上應國姓后乃大悅召拜天官侍郎善於選補時人稱之長壽二年遷文昌左丞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表請帝王謨訓不可暫無紀述令左右史期得對仗承旨謀議皆不預聞若不宜自宰相史官無從得書

請仗下所言軍國政要責宰相一人專知撰錄號爲時政記每月封送史館時政記自璹始也延載初進納言后諭此乃朕意但當盡忠無聽浮說證聖初加秋官尚書前後頁諫於后左拾遺劉承慶奏明堂災宜輟朝思過璹奏此人火非天災昔宣榭火周世延建章焚漢業昌彌勒成佛七寶臺須臾散壞故知聖人之道隨緣示化方便之利博濟良多况今明堂乃是布政之所非宗廟之地不宜避正殿貶常禮后乃依奏更御端門賜民大酺燕羣臣與相娛樂仍令監造天樞爲璹作使見金不足更斂天下農器以功賜爵一等請回贈其父豫州司戶參軍處平爲博州刺史將封嵩岳命總知儀注充封禪副使更造明堂又使督作加銀青光祿大夫將大石國請獻獅子疏諫此獸至猛惟好食肉遠從碎葉以至神都極爲勞費陛下方務慈悲爲心應

犬不畜狩獵總停飛走蠢動共感仁恩豈因一獸殺害不貴疏奏遽停來使又九鼎初成制令塗以黃金千兩又諫鼎者神器貴在質朴自然無假別為浮飾臣觀其狀先有五彩輝煥錯雜其間豈待金色方為炫燿后又從之神功初契丹犯塞命梁王武三思為榆關道安撫副使師還坐累左授益州長史民俗殷雜久缺良守弊於侵漁政以賄成人無厝足至則擿發官吏貪縱姦無所容璽書嘉勞諭以嚴霜之下識貞松之擢奇疾風之前知勁草之為貴又嘗謂侍臣凡為官長能清自身者甚易。得寮吏清者甚難。至於姚璹。可謂兼之。適新都丞朱待辟坐贓應死逮捕繫獄所善沙門理中陰結諸不逞以殺璹為名擬據巴蜀為亂人有密告者制令就按璹深持之誅疑似者以千數后遣洛州長史宋元爽御史中丞霍獻可等重加詳覆無所發

明遣緊數百人選相附會又坐嬪設五十餘家其餘流配十八
九道路究之御史裴恕已劾奏其事尋令罷推俄歷地與冬官
二尚書西京留守長安中進爵爲伯聽致仕卒年七十四贈越
州都督謚曰成　弟班少篤學勤苦自立推明經歷定汴滄號
幽泰六州刺史政皆有績數被褒賜累封宜城郡公遷太子詹
事兼左庶子嘗門上書諫飭懲太子其一引賈誼稱選天下端
士使與太子居處出入而今反詔作坊諸工伎得出入宮閤之
內禁衛之所小人無知因爲詐僞有玷盛德臣恐出宮內造
作付所司其二引魏經侯帶玉具劍環佩以過魏太子太子不
視經侯曰魏國亦有寶乎太子曰主信臣忠魏之寶也經侯委
劍佩去杜門不出大賢聖以簡素爲貴帝王以非薄爲德惟殿
下留心恭儉損省玩好以訓天下其三前世東宮門閤往來皆

有溥藉今殿下時有所須唯門司宜令姦僞乘之因緣增損近
習升之乃代署宜敕顓殿下糾發其姦以後經令及覆事僉請
內印畫者黃免詐謬其四曰聖人不專其德賢者必有所師今
司經無學士供奉無侍讀夫經所以立行修身史所以諳識成
敗斯最務也伏望留意經書簡畧細事太子稱善不能用及敗
索得諫書中宗嘉歎擢右散騎常侍歲餘遷秘書監容宗立拜
戶部尚書卒年七十四有所撰漢書絕訓四十卷發明節制祭
所註訓纂令後之法漢書者不得濫取爲己說焉
張齊賢陝人聖曆初爲太常奉禮郎轉博士累遷諫議大夫武
后詔京官九品以上四方朝集使議告朔于明堂讀時令布政
事時博士辟閭仁諝謂經無明文唯玉藻天子聽朔南門之外
周太宰正月之吉布政於邦國都鄙夫告朔者諸侯禮也魯自

文公始不視朔明非天子所行請罷告朔月祭以應古禮齊賢
裘祕不可罷擧穀梁氏稱閏月天子不告朔則他皆告也左氏
言怜不告閏朔爲棄時政則雖閏猶當告也周太史頒朔于邦
國王藻閏月王居門是天子雖閏亦告朔今議者乃引周太宰
而言天子元日一告朔殊失其旨一歲之元諸侯受於天子藏
之於廟天子受之于天宜在明堂故告時帝配祖考今曰天子
月告祭須朔則諸侯安得藏之故太宰歲首布一歲事不知乃
是周太史總頒十二朔於諸侯天子猶月告者是頒官府都鄙
六官又各布所職之典分內與外共言之也王方慶又言天子
以正月上辛總受十二月政於南郊還藏于祖廟月取一政班
之明堂諸侯則月取一政行之於國王者以其禮告廟謂之告
朔視月之政謂之視朔玉藻玄冕而朝日東門之外聽朔南門

之外鄭玄說明堂在國陽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復路寢
令元日通天宮受朝有司讀時令布政古之禮也陛下幸建明
堂遂告朔事若月一聽則近于煩每孟月視朔惟制定其禮臣
下不敢專成均博士吳揚吾等又言如齊賢方慶議不數歲禮
亦廢久之東都建大社祝欽明問周家用所宜木今何用石齊
賢與韋叔夏郭山惲尹知章等議春秋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
奉以從社稷主用石以可奉而行也崔靈恩引呂氏春秋言殷
人社用石後魏天平中遷太社石主其來尚矣周之田主用所
宜木此民間之社非大社也又問何以長尺有六寸方尺七寸
齊賢等議其制無傳恐天子親征過重不可擕以行禮社祭土
主陰氣韓詩外傳天子大社方五丈諸侯半之五土數社主宜
長五尺以準數五方二尺以準陰偶剡其上以象物生方其下

以象地體請度以古尺埋中土中均其本末又問土隨四方用色而中不數尺目黃土謂何齊賢等曰黃土象王者覆被四方天子當今覆壇上稍不數尺覆被之義乖於古乃以方色飾壇四面陛上令覆黃土其後改先農壇曰帝社又立帝稷於齊賢等參定武后改東都廟爲唐廟中宗議補七室以梁武昭王爲始祖齊賢議禮天子七廟尊始封若曰太祖宋聞復立始祖景皇帝始封唐子孫承之比殷周高稷宜爲太祖以世數近故尚在昭穆昭王固不世傳後嗣失守今乃引爲始祖貫其三代且魏不祖曹參晉不祖司馬卬宋不祖楚元王齊梁不祖蕭何陳隋不祖胡公楊震今謂昭王爲祖可乎漢嘗議欲郊堯杜林以爲漢業特起功不緣堯卒不果武德初去昭王尤近尚不託祖今而立之非祖宗意博士劉承慶尹知章又言王迹有淺深代

系有遠邇今不宜以廟數未備引嘗遷之主於昭穆上以苟充七室既景皇帝世淺猶在六室則室未當有七非天子廟不當七也大帝神主既祔宜景皇帝非始祖親盡而遷不可復立請仍爲六室詔宰相詳裁祝欽明等與博士三百人本齊賢承慶兩議皆通詔曰可俄尊孝敬皇帝爲義宗列於廟爲七室西京太廟亦如之

徐彥伯名洪以字行兗州瑕丘人七歲能文結廬太行山下河北安撫薛元超表其賢對策高第調永壽尉蒲州司兵參軍時彥伯擬文名司戶韋暠善判事司士李亘工書札稱河東三絕遷職方員外郎奉迎中宗房州進給事中預修三教珠英遷宗正卿帝復位改太常少卿兼修國史武后實錄成封高平縣子歷齊衞二州刺史政有善狀璽書褒勞移蒲州上南郊賦辭致

典務擢修文館學士景雲初遷右散騎常侍加銀青階歷工部
侍郎太子賓客以疾乞骸卒生不事孳嫂謹撫孤姪同已子秉
維與荊後生矜然傚慕爲文獵雜仍自爲撒時謝莫及有文
集二十卷常著權檢論以諷王公卿士爲酷吏所引謂言者德
之柄行之主志之端身之文也任機一動物應倚失隨之可以
濟身亦以覆身否泰榮辱一能繫之古者揖宰問答荊齊所以
奔命韓魏加肘智伯所以危殘鄭曼鬪趾受鼎鑊之誅蔡侯繩
厥招甲兵之罰史遷輕議終下蠶室張紘詭說更齒龍淵凡此
過言其流匪一韓侯伯王沮顏進謝於元凱蔣濟斯恨失寵於
王陵犀首設齒於季宰曹瞞噬舌於劉主常何及哉誠能辭忠
而應靖慮而動懲探世獻克念不訓謀其心而發交擇其交而
後談不惑趨於非黨不屑營於詭遇自然介爾景福悔吝何由

而生悲惡何由而至如此乃可以言也當時稱傳以爲鑒戒

韋湊字彥宗京兆望族曾祖瓚隋尚書右丞祖叔諧并兄季武弟叔謙貞觀中號三列宿時居主爵庫與吏部皆爲郎中父玄桂州長史湊永淳初解褐婺州參軍徙資州司兵觀察使房烈表其才選揚州法曹攝州事孟神爽遠近稱伏入爲相王府長史姚崇恨得之晚薦能中選將作少匠內供奉改司農少卿以忤宗楚客出爲貝州刺史睿宗召入遷授鴻臚太府二少卿乘通事舍人上言節愍太子稱兵宮內跨馬御前悖禮已甚以爲殺三思父子以安君父則有可褒以爲論兵討逆因欲自立則有可罪況此時韋氏惡逆未明大義未絕於太子母也母雖不母子安可不子若太子謚曰恭漢太子謚曰戾今太子乃謚節愍臣所未諭多祚等以臣犯君非曰無罪祗可云免不可云雪

帝瞿然業已成事祗能多祚等贈官景雲初又諫造作金仙玉真二觀時宰崔湜岑羲皆言此論大是難事湊曰食君厚祿死且不顧況惜其他出更陝汝岐三州刺史開元初遷將作大匠又諫加孝敬皇帝廟號義宗據禮祖有功宗有德其廟百世不毀孝敬未嘗南面別廟無稱宗之義遂罷為人識鑒深遠前後數上書論時政多見採納歷遷河南尹封彭城郡公坐屬吏使酒左授曹州刺史十年拜太原尹兼節度支度營田大使卒年六十五贈幽州都督謚曰文　叔謙子知人字行哲弱而好古以國子舉授校書郎高宗時自荊府兵曹遷司庫員外郎兼判司戎大夫事卒二子　維字文紀自少博涉文史對策高第調武功簿督役乾陵會歲饑均力勸功人不知勞坐徐敬業親左除五泉簿徙內江令教民耕桑縣爲刻頌遷戶部郎中與員外

宋之問皆善詩將柳二妙終太子右庶子　繩長文辭撫養宗
厲孤幼無異情舉孝廉以母老不肯仕踰二十年乃就長安尉
威行京師擢監察御史吏泗涇鄜三州刺史天寶初入爲秘書
少監終陳王傅　繹子虛心字無逸舉孝廉遷大理丞侍御史
神龍中按大獄僕射竇懷貞侍中劉幽求意欲寬假虛心執法
有不可奪之志景龍中銜捕西域叛羌有詔悉誅覆奏但誅酋
長原活其餘遷御史中丞歷荊潞揚三督府長史兼採訪使所
至官吏振肅威令甚舉荊州有鄉豪負勢干法籍入其貲廬江
多盜立舒城縣盜賊爲衰入吏左右丞兵部侍郎工部尚書東
京留守封南皮縣子卒年六十七贈揚州大都督謚曰正生平
有孝行及喪哀毀過禮鬚髮皆白鄉黨嗟異　弟虛舟亦舉孝
廉爲御史累遷戶部員外司勳左司郎中歷荊州長史洪魏二

州刺史兼採訪使多著能政入爲刑部侍郎終大理卿家有禮則縉紳稱之

彭景直瀛州河間人景龍末爲太常博士歷禮部郎中上言獻昭乾三陵皆日祭在禮所無王者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皆月祭遠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墠有禱祭之無禱乃止譙周曰天子始祖高曾祖考之廟皆朔加薦以象生時號日祭二祧廟則無今諸陵朔望進食近古之殷事諸節進食近古之薦新若祭則皆在廟尋經與禮無日祭於陵之文漢將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陵旁立廟園各有寢便殿故日祭諸寢月祭諸便殿貢禹以禮節煩數白元帝願罷郡國廟韋玄成等後因議七廟外寢園皆無復修劉歆引春秋外傳曰祖禰日祭曾高月祀二祧時享壇墠歲貢親

皆以降不祭摯唐稽古作法臣謂宜罷諸陵日祭如禮便帝不
從因下詔夫禮以人情爲之公非何專古而泥所聞乾陵宜朔
望進奠昭獻陵日一進或所司乏于費可減朕常膳爲之又議
以和思皇后祔葬中宗定陵先爲武后所殺不得其喪所將招
魂合諸梓宮景直以古無傳不可請如橋山藏衣冠故事告以
太牢納后褘衣方中奉帝梓宮右襚以夾衾制曰可
盧粲幽州范陽人後魏侍中陽烏五世孫祖彥卿合肥令撰後
魏記二十卷從父行嘉高宗時爲雍王記室亦以學聞粲博覽
經史始冠登第遷累給事中韋后疾節愍太子非已出敕中宗
毋卒取備府封物以給東宮服用粲奏太子繼體主鬯歲時服
用宜取於有司如常禮若用財豐歲終則會唯王及太子不會
今乃與諸王等夷非所謂遵古法今者詔可之又安樂公主婿

武崇訓死少卿趙履溫諷公主奏請墓視陵制度以凡王公主墓無稱陵者唯永泰公主事出特制非後人敢擬比崇訓葬兆請視諸王詔答安樂本與永泰不殊崇訓當與公主同塋陵制不煩固執又舉雍王故事以今崇訓雖封郡王論親尚不相及雍王墓猶不稱陵緣主如何可得帝以其言有據竟依之主大怒出粲陳州刺史開元初入爲秘書少監累封固安縣侯終邠王傅謚曰景

沈伯儀貝興人武后時爲太子右諭德歷國子祭酒修文館學士時詔大享參用貞觀顯慶二禮成均助教孔玄義奏祭法祖文王宗武王祖始也宗尊也一名而有二義請以太高二宗配上帝圓丘神堯配感帝南郊經稱宗祀文王夫文王當祖而云宗包武王以言乃知明堂以祖考配與二經合伯儀奏祭義昊

天圓丘曰禘上帝南郊曰郊五帝五神明堂曰祖宗此爲最詳虞夏退顓頊郊嚳殷合契郊冥去取違舛惟周得禮之序至明堂始兩配焉文王上配五帝武王下配五神別父子也貞觀永徽禮寶專配由顯慶後始兼尊爲今請以高祖配圓丘方澤太宗配南北郊高宗配五天帝而元萬頃范履冰等議則又曰禮共天上帝等五祀咸奉高祖太宗兼配以申孝也詩昊天章二后受之易殷薦上帝以配祖考有兼配之義高祖太宗既先配五祀當如舊請奉高宗歷配自是郊丘皆以三帝並配

崔沔字善冲由博陵徙長安高祖士約後周隴州刺史父[illegible]懷州刺史沔自幼純謹口無二言事親篤孝工文詞擢進士賢良二科選賜皆第一侍郎岑羲嘆爲今之郤詵初授陸渾簿累遷左補闕祠部員外郎性舒遲訥於造次當官正色言不可詘脅

宗拜中書舍人以母病固請侍養父表臨涇尉郎降太樂丞封
希顏處士李喜以代轉度部郎中久之進御史中丞請發太倉
粟及減死囚所給以賑貧乏之人賴其利將劾御史宋宣遠與盧
愼愼姻家恃以弄法姚崇子彝留司東都招通賄賂二人憚之
會方執政欲奪其權共爲污有史才轉著作郎太子左庶子母
喪哀毁逾禮賓客來弔常於廬前受之以母平日非至親未嘗
升堂入謁故不以存亡變其禮服闋中書令張說薦之遷中
書侍郎喜論得失每有詔敕及曹事多所興同末幾出爲魏州
刺史奏課第一召還分掌吏部十銓以清直稱歷左散騎常侍
集賢修撰秘書監太子賓客預華縚議以爲古者未有火化故
先薦毛血末有麴蘖故奠有玄酒後王作爲酒醴犧牲以致馨
香故有三牲八簋五齊九獻雖曰備物而節制存焉晉盧諶家

祭所薦皆晉時常食不純用古此變文而適其情國家清廟時享設周制具禮饌古物存焉園寢上時膳備列潔法他珍極焉職貢來祭致遠物也有新必薦順時令也苑囿躬稼并蒐狩親獲莫不薦而後食盡誠敬也若此已至無以加矣不必加籩豆以爲嫌亦未有薦時饌而用古糙者故加籩豆未足盡天下美物而措諸廟庭徙近後耳爵小自有司之陋隨失制宜不待議而華又曰夫禮本於家不可以貳故父以尊崇母以厭降是以內服斬外服緦尊名所加不過一等今古不易之道此制唐禮推廣勿恐亂弘道以來國命再移於外姓本禮驗亾可不戒哉朝廷以沔善於禮經遇有疑議皆咨訪取決卒年六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孝生平儉約自持祿稟隨散宗族不治居宅嘗作陋室銘以見志于祐甫

盧從愿字子龔世爲山東著姓六世祖昶後魏度支尚書自范
陽徙相州爲臨漳人父敬一吉陽丞從愿備歷右補闕祕書
少監中宗時默啜入寇敗沙吒忠義詔百官陳破賊策愿上疏
治內可以及外賞罰明則士盡節紀功信則行可勸鳴沙之役
主帥先遁乃騎將下材不可以當大任宜用古法募人徒避免
行役明教令賞鹵獲賜辯勇結諸蕃以圖攻取擢遂州刺史寬
乘積聚謹烽燧以備守戰時無施行者俄自間喜尉爲翰林學
士終吏部員外郎從愿擢明經爲夏縣尉又舉制科高第拜右
拾遺遷監察御史充山南黜陟巡撫使還奏稱旨擢殿中侍御
史進中書舍人睿宗立拜吏部侍郎選司自先朝頹失綱紀蘋
以精心條理凡僞牒詭功擿檢無所遺銓總六年號稱平允與
裴行儉馬載齊名官其子太子通事舍人贈父鄭州長史玄宗

並凡新授縣令宰試於廷有在下等者坐擬不實左遷豫州刺史為政嚴簡奏課天下第一璽書勞問賜絹百匹無幾召爲工部侍郎遷尚書左丞刪定開元後格遷中書侍郎十三年檢校工部尚書留守東都從封泰山加金紫光祿大夫轉刑部尚書數考按外官升退詳確以抑宇文融括田不署上考融恨之。密奏從愿廣占良田至數百頃。帝由是薄之。目爲多田翁。有薦爲相者輒止十八年復爲留守坐子延居郎輸糴取利貶絳州刺史遷太子賓客二十年河北饑詔爲宣撫處置使發倉廥賑饑民遷乞骸授吏部尚書致仕給全祿卒年七十餘贈益州大都督謚曰文

李朝隱字光國三原人中明法科調臨汾尉至大理丞駁論五王罪須經斷正有吉中宗命貶嶺南惡地宰相韋巨源李嶠言

素清正恐駭天下吏以爲聞喜令尋遷侍御史吏部員外郎執。罷斜封官千四百員怨誹譁騰岸然無所避俄遷長安令宦官閭興貴有所干請叱出之。睿宗嘉歎褒諭其能進大中大夫賜中上考絹百匹以旌剛烈成安公主奪民園不酬直杖其奴。權豪聞之皆斂伏。俄以政務之出爲通州都督徙絳州刺史開元初爲吏部侍郎與盧從愿同稱明允官一子職同亦坐策縣令下第降滑州刺史徙同州駕幸東都召見慰勞賜以衣帛擢河南尹政尚清嚴姦人不容息嘗榜太子舅趙常奴怙勢橫閭里御書慰勉入爲大理卿爭武彊令裴景仙乞贓不當死且其先祖寂開國有功後遭酷吏破家誅戮兄弟惟景仙獨存縱應死猶當宥之以全廟祀有詔決杖流于嶺南轉朝隱岐州刺史坐年已衰母喪篤孝毀瘠人以爲難起爲揚州大都督府長

史兩辭方就代瑑爲大理寺卿封金城縣伯素負天下公望推授御史大夫及居職頗不爭引大體輙先細務聲名頓減進太常卿出爲嶺南採訪處置使兼判廣州卒於官贈吏部尚書諡曰貞

賈曾洛陽人父言忠以孝母聞補萬年簿護役蓬萊宮督作苛恐高宗廷詰辯列詳明擢監察御史督遼東軍餉還奏山川道里并破賊狀帝問諸將優劣悉舉李勣小心愛國龐同善持軍嚴整薛仁貴慓勇冠軍高侃忠果而謀契苾何力沈毅持重有統御才然頗負忌前之癖帝然之累轉吏部員外郎性高尚氣與尚書李敬玄不相下貶邵州司馬復失武懿宗意左除建州司戶參軍子曾少有名景雲中累遷吏部員外郎選爲玄宗太子舍人太子遣使采女樂就率更寺肄習。曾諫以爲殿下超代

神武平內難，今渦賢之美未著，好殺之辭先昭，非所以追啓
請之徽烈，嗣堯舜之英風也。太子下令嘉答，俄擢中書舍人，與
蘇頲同掌制誥，辭學允稱，時號蘇賈。轉諫議大夫，睿宗南郊，請
合祀天地，所設從祀等坐，與宰相禮官議，皆合。開元初，坐事貶
洋州刺史，歷虔、鄭等州，入拜光祿少卿，遷禮部侍郎，卒。　子至
字幼鄰，擢明經，調單父尉，從幸蜀，拜起居舍人，知制誥，撰傳位
冊，進玄宗，覽之曰：昔先天誥命，乃父爲之，今茲冊命，又爾爲之，
兩朝盛典，出卿家父子，可謂繼美矣。遷中書舍人，嘗諫肅宗：聖
人踐祚，必先示法令，崇禮義，按法殺人者死，義不可易。今王去
榮以一朝方偏裨提數千士，不能整行列，輒挾私怨擅殺官平，
今杖敵，陛下若以爲祈得陝非去榮不可守，臣聞太原有李光
弼，上黨有程千里，睢陽有許叔冀，南陽有魯炅，雍丘有賈賁，睢

陽有張巡未背之人若以一材能免死彼亦矢絕倫劍術無前
者恃以犯上將何止之疏上詔羣臣議太師韋見素郎中崔器
等皆以為罪不可赦遂殺之俄遷悠安蕭州將河東淅賊刺史
恐其保聚掀傳城廬合至恐能之民得遷業俄坐事貶岳州司
馬寶應初復官遷尚書右丞會楊綰建議復古至言前代取士
必先行實孔門四科德行若明聞者禮部進人有乖斯義明經
者取帖字為精通而不窮義旨豈能知不遷怒不貳過之與乎
考文者以聲病為是非而所誇浮豔豈能知移風俗化天下之
事乎捌表冠遷徙人多僑處請廣學校增博士員明詔十道大
州保桑梓者鄉里舉薦在流寓者庠序推焉議者然之廣德二
年轉禮部侍郎待制集賢院時因歲歉奏請舉人赴兩都試其
事始此大曆初轉兵部擢京兆尹封信都縣伯淶琴七年遷右

散騎常侍卒年五十五贈禮部尚書諡曰文

齊澣字洗心定州義豐人自少開敏言動不凡年十四見李嶠嶠稱其有王佐才上書請抑諸武中宗自廬陵還武后召宴同明殿諭曰朕母子如初卿預有力方不次待爾澣辭母老不忍遠離受賞而罷聖曆初制舉登第調蒲州司法參軍有父子連坐論死議貸其父太守不聽固爭以免景雲初姚崇薦爲監察御史彈劾進犯必先風敎號爲善職睿宗將祠太廟裴談當攝太尉先事在告澣奏談本事武三思脂韋以獲進今孝享攝事敬恭明神而慢媟不恭神昏形濁狹邪罔上妻復外淫男女不得姓氏談乃下除汾州刺史開元初姚崇復相用爲給事中遷中書舍人論駁書詔潤色王言皆引古誼以爲準的朝廷大政必以咨之時號解事舍人數諷崇年老避位舉宋璟自代崇用

其謀及璟爲相問以比向日諸公如何澣曰不如又問何以知。答曰前時近部户三百以爲劇今不百户是以知之。馬懷素等緒次四庫書表澣爲副改秘書少監出爲汴州刺史地當輻輳人庶浩繁稱職者鮮惟澣以清毅聞自淮至徐水險惡漯十八里入青水人便於漕吏民頌美會封太山東騎數萬王公妃主四裔君長湊集供頓彌數十里爲列長棚帝幕聯亘上食凡千輿身自進膳帝嘉其知禮爲留三日賜帛二千匹張說擇授尚書右丞李元紘杜暹復表爲吏部侍郎當時目爲高選值王毛仲有寵與掌兵葛福順結姻乘間密言小人寵極姦生不豫圖之恐有後患帝嘉納之適大理丞麻察奸險無行出爲興州別駕澣往餞座間因道諫語帝聞大怒召入謂曰卿尚疑朕不密而反告察豈不知其嘗游太平之門耶澣免冠謝乃貶爲

高州良德丞蔡再貶潮州皇化尉其黨齊數郡尉皆流放久之
轉索盧丞柳州長史葆常潤三州刺史招還流民徙潤路出京
口埭治伊婁瀆以達揚子歲無覆舟減運錢數十萬又立伊婁
埭官征其入復徙汴州恨恨失勢諸操姦吏備力士助得爲
兩道採訪使興利以中帝意納劉戒女爲妾不答其妻蔡府贓
事連逮放歸田里天寶初召爲太子少詹事留司東都與嚴挺
之杖履往來林甫畏其謀復用爲平陽太守以離異之在任更
以黃老清靜爲治卒年七十二肅宗贈禮部尚書孫抗字輔

弘簡錄卷三十二終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邵經邦弘齋學
皇淸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 侍從　唐四之三

王丘　嚴挺之（子武）　席豫　徐安貞　韋抗（梁并卿）
陳貞節　施敬本　盧履冰　王仲丘　康子元
趙冬曦　尹思貞（子諒　陸堅）　鄭欽說　丁休烈（孫敖）
韋陟（弟斌　子況）　韋元甫　蕭昕　嚴郢　李季卿
劉迺（子伯芻　孫寛夫　曾孫允章）　暢璀（子當）　歸崇敬（子登　孫融）　令狐峘

王丘字仲山外戚同皎從子父同晊太子左庶子封宿預縣男丘年十一以文學知名擢童子科及冠長於詞賦中制舉調偃師縣簿俄授奉禮郎氣淸神古志行修潔王方慶魏元忠更薦之

擢監察御史開元初遷考功員外郎謝絕請託采錄精明務覈實材登進纔滿百。先朝有濫之徒自是絕息。時謂數十年來無可比者。席豫嚴挺之。皆出其下。遷紫微舍人知制誥轉吏部侍郎典選數年復號平允所擢用山陰尉孫逖桃林尉張鏡微湖城尉張晉明進士王冷然皆稱一時俊茂久之爲黃門侍郎會山東旱饑議以中朝臣爲刺史乃以丘守懷州在職清嚴人吏畏慕會東封獨不市恩例俶外無他獻復入知吏部選事與齊澣同任尚書左丞父喪服除爲右散騎常侍仍知制誥素善蕭嵩將引與共政因辭盛推韓休行能休旣相薦爲御史大夫以訥於言自奏前多不喜改太子賓客襲父爵尋以疾改禮部尚書致仕生平有古人節更踐華劇所守清約未嘗通饋遺室宅虛騎散厥如初旣老藥餌始不給帝知之下制給全祿以旌

潔吏卒贈荊州大都督謚曰文

嚴挺之名浚以字行華陰人少好學資質軒秀登進士制策二科調義興尉雅有吏幹刺史姚崇器異之執政引爲右拾遺玄宗好音律每聽忘倦還元夕大設燈火弛禁縱樂上皇縱觀皆御安福門觀百司酺宴挺之上疏陳五不可以爲酺者因人所利合醵爲懽不使靡費今暴衣冠雜伎樂雜鄭衛之音縱娼優之玩不深戒愼使有司跛倚下人罷劇府縣苛賦閭閻嗟吁貿毁中廢撥方春之業欲同其樂而反遺之患帝納而止開元中歷考功員外郎中獎進人物允協時望材能懋擧濫冒被斥遷給事中不改任與同考判試中書舍人宋遥好尚不同各有取舍宰相李元紘出爲登州刺史爲治嚴整吏不敢犯改太原少尹密奏王毛仲恐有變帝不信俄又遷刺濮汴二州況滋大郡

益尚嚴威人乃重足務息會毛仲敗帝思前言俗爲刑部侍郎甚見親遇遷太府卿雅善張九齡擢爲左丞知吏部選且欲引以輔政令往謁李林甫以淶憸其爲人不肯往及林甫引蕭炅爲戸部侍郎淶不知書謬讀烝嘗伏臘爲伏猴挺之白九齡省中乃有伏猴侍郎乎炅坐出林甫深恨之諷人發其婣託蔚州刺史王元琰事下除洺州刺史徙絳州天寶初帝將大用顧問挺之安在林甫退召其弟損之許以美官與道舊故因言上頗爾見厚令早作一計見上乃使稱疾就醫京師既得其狀反奏以老疾恐得閑官自養帝吒恨除太子詹事分司東都遂鬱鬱成疾卒年七十自爲文誌墓爲人重交游生死不以易操故人孤女數十爲嫁所重然獨志浮屠與僧惠義善卒爲之服自葬塔左人以是譏之　子武字季鷹自幼豪傳不類凡兒方八歲

忿母裴氏不爲父所答獨厚其妾英稱就英寢昏撾碎其首左右驚白以爲戲殺爭曰安有大臣厚妾而薄妻者兒故殺之非戲也父奇之曰眞嚴挺之子及長敏於見聞讀書不究精義涉獵而已以蔭調太原府參軍哥舒翰奏充節度判官遷殿中侍御史從幸蜀擢諫議大夫至德初赴肅宗行在房琯以名臣子薦爲給事中收長安拜京兆少尹兼御史中丞年始三十二值思明阻兵不之官優游京師頗自矜大坐琯事貶巴州刺史久之改綿州遷東川節度使上皇合劍南爲一道擢成都尹劍南節度使還拜京兆尹爲二聖山陵橋道使兼御史大夫厚結元載遷黃門侍郎求輔政不遂復領劍南廣德二年破吐蕃七萬衆于當狗城復收鹽川城加檢校吏部尚書封鄭國公在蜀累年威震一方蕃不敢近然恃其饒富頗肆志逞欲用度無藝或

有一言之忤貲至百萬峻指函飲閭里爲李忞行背孫常因小
忿殺梓州刺史章彝琯雖舊恩任部內刺史慢不爲禮最厚杜
甫欲殺者數四李白爲賦蜀道難以危之卒年四十贈左僕射
其母常恐禍及至是止哭且喜曰而今免爲官婢矣
席豫字建侯襄陽人後周昌州刺史固七世孫後徙河南長安
中年十六舉學兼流略詞擢文揚科以父喪罷復中手筆俊拔
科補襄邑尉奏事闕下值安樂公主請爲皇太女上書以梅福
自比請立皇太子語切時忌人爲寒懼公主聞其名將表爲諫
官豫恥之遁去又舉賢良方正爲陽翟尉開元初遷監察御史
出爲樂壽令母病改懷州司倉參軍復舉拔萃類科母喪服
除授大理丞遷考功員外郎進紬清明歷中書舍人知制誥皆
有能名遷轉戶部侍郎充江南東道巡鎮使兼鄭州刺史韓休

輔政來以自代拜吏部侍郎玄宗諭以前在考功職詳事允故有是授典選六年簡拔寒遠多至臺閣當時號爲知人天寶六載改尚書左丞進禮部尚書封襄陽縣子歷撫江東淮南河北南方俗死不葬棄骨中野教以埋斂明列科防俗爲之改爲人清直無欲當官不爲勢權所撓性謹畏雖與子弟婦必書不作草字卒年六十九贈江陵大都督謚曰文帝嘗登朝元閣賦詩羣臣屬和稱其詩最工詔曰詩人冠冕弟晉亦以文名當時

徐安貞初名楚璧信安龍丘人善五言詩應制舉甲科調武陟尉開元中與韓休許景先席豫孫逖相次掌誥名相甲乙徙進中書舍人集賢院學士上每屬文及作手詔多命視草甚承恩顧累遷中書侍郎封東海縣子在中書久參助李林甫計議時論薄之天寶初卒

弟抗叔旻從弟弱冠舉明經累官吏部郎中景雲初爲永昌令推覈禁要不事威刑而治前令無及者遷右御史臺中丞民爲立碑開元三年自太子左庶子爲益州長史入遷黃門侍郎河曲胡康待賓叛詔持節慰撫以不長武略稱疾而返復授御史大夫兼按察京畿弟拯方爲萬年令兄弟同領本部時以爲榮坐爲御史匪人左授安州都督改蒲州刺史復任大理卿進刑部尚書分掌吏部選歷職清儉不治產業卒之日至無以葬玄宗特給禮車贈太子少傅謚曰貞所表奉天尉梁昇卿新豐尉王倕華原尉王壽爲僚屬後皆顯著昇卿涉學工書於八分尤工歷廣州都督書東封朝覲碑爲時絕筆倕遷河西節度使天寶中功聞於邊他所辟舉王維王縉崔殷等皆一時選云

陳貞節潁川人開元初爲右拾遺遷太常博士上言祖廟以功

德猶親盡而毀今別廟無功如隱太子章懷懿德節愍並建陵廟分八署置官吏四時進饗有司守衛與列帝侔非皆非是若謂祀未可絕當如古者別子爲祖許所後子孫奉之詔有司博議禮部員外郎裴子餘以爲皆先帝冢嗣列聖念懿屬而爲之享惟春秋書晉世子將以晉昇恭故不祀至晉定公元年爲伯禽子立殤官尚不爲限況天子爲親親以及旁非誰曰不然太常博士段同曰隱於上爲伯祖服緦章懷伯父服非懿德節愍堂昆弟服大功親未盡廟不可廢且死者之錫猶生者之開茅土子孫一無所議乃可援禮停祠附其言者禮部尚書鄭惟忠等二十七人詔乃祇減吏卒之半他如舊及玄宗奉昭成皇后祔廟宗室又欲并升肅明皇后貞節奏言廟必有配一帝一后禮之正也昭成有太姒之德宜升配肅明非有子貴宜在

別廟請準周姜嫄晉簡文鄭宣皇后納主別廟時享如儀從之
又與博士蘇獻上言請立中宗別廟敢承睿宗以繼高宗按賀
循說兄弟不相爲後故殷盤庚不序陽甲而上繼先君漢光武
不嗣孝成而上承元帝晉懷帝繼世祖不繼惠帝皆別立廟蓋
兄弟共世昭穆位同有天下者從禰而上事七廟若容兄弟則
上毀祖考不得全事七世矣詔可至五年太廟壞伊闕令孫平
子上書引春秋說僖躋閔兄嘗爲之臣臣居君上是謂失禮故
太室壞且兄臣於弟猶不可躋弟嘗臣兄乃可躋乎陛下未祭
孝和先祭太上皇先臣後君今太廟毀與春秋正同不可不察
若必以爲木朽而壞昔晉太康中宣帝廟地陷梁折又三年太
廟殿陷及梁更築之梁又折此天所譴非必年久而腐也臣謂
宜遷孝和還廟何必違禮下同魯晉哉帝異其言詔有司復議

博士馮宗質之曰殷人六廟自成湯至帝乙十二君者以爲世方上毀四室乃無祖禰何以易乾鑿度曰殷至帝乙其父子六世可見兄弟不爲世明矣古者出禰極祖雖迭毀迭遷而三昭穆未嘗缺若果兄弟相繼乃是二穆於禮不應又曰爲人後者爲之子睿宗未嘗爲後不父孝和祇是兄終弟及其不相入廟亦明借有兄弟代立承統告享不得稱嗣子嗣孫必稱伯考伯祖何統緒乎漢世祖列七廟而惠帝不與晉景帝亦文帝兄景絶世不列於廟今謂晉武帝越崇其父而廟毀及亡何漢出惠帝而享世長久乎孝和中興別建廟寢百世不毀尚何議哉平子猥引僖公逆祀爲比殊不知孝和升新寢聖眞方祔廟則未嘗一日居上也帝令宰相名平子與獻等詳論援經辨論殊不能屈蘇頲右獻等貶平子都城尉諸儒特以其孤挺見進感爲

不平帝亦知其直久不決然卒不復中宗於廟明年又將大享明堂貞節惡武后所營非古復與宗質上言明堂必直丙巳以應房心布政太微上帝之所武后始以乾元正寢占陽午地先帝所以聽政故毀殿作堂撤之日有聲如雷庶民讙譁以爲神鑒不悅堂成災咎從之后不修德俄復營構殫用極侈詭禳厥變上帝神靈安肯臨享且齋遐被庭人神雜擾二京上都四方是則天子聽政乃居便坐無以尊宗羣臣願以明堂復爲乾元殿正至天子御以朝會若大享復寓圜丘詔所司詳議尚書王志愔等是之請因舊制詔曰可

施敬本潤州丹陽人開元中爲四門助教轉太常博士集賢院修撰遷右補闕秘書郎玄宗將封禪詔有司講求典儀舊制盥手洗爵皆侍中主之接天神太祝主之敬本上言周制大宗伯

褻人下士二等裸事漢無褻人用近臣漢世侍中微甚籍孺附孺等幸臣為之後漢郤閹自侍中遷步兵校尉秩千石亦褻臣也今侍中位宰相非褻人比祝者薦誠意於神明非賤職也古二君相見卿為上價況天人之際哉周太祝下大夫二今郎中太常丞之比上士四今員外郎博士之比漢太祝令秩亦六百石今太祝乃下士以下士接天神以大臣奉盥洗輕重不倫又舊制謁者引太尉升壇漢尚書御史屬有謁者僕射一秩六百石銅印青綬謁者三十五以郎中滿歲稱給事中未滿歲稱謁者光祿勳屬有謁者掌賓贊員七十秩比六百石則古謁者名秩甚異今謁者班微升壇禮重循名忘實事非所以事天也帝乃詔張說熟議以他官攝領焉

盧履冰幽州范陽人元魏都官尚書義僖五世孫開元五年歷

右補闕建言古禮父在爲母立几筵一朞徹靈心喪三朞武后始請同父三年請正其非玄宗疑之又以舅嫂叔服未安幷下百官議刑部郎中田再思以父在爲母三年高宗實行之者今已久嫂叔舅姑服太宗實制之閱百年無異論不可改履冰又奏上元中后雖請未用逮垂拱始行之至有祖父母在其子孫婦歿行服再朞不可謂宜夫聖人豈薄情於所生固將有意於天下昔武后陰圖篡位豫自憑陵繼後韋氏復出酖殺天子幾亡宗社故臣將以正夫婦之綱非特母子間也議者或言非詩罔極且又與伯叔母姑姊妹等此鄙儒未習先王之旨夫君子有終身之憂罔極者春秋祭祀以時思之何限一朞再朞而已哉彼伯叔姑姊爲有筵几之制三年心喪乎元行冲又以古緣情制服女天父妻天夫斬衰三年情禮俱盡因心立極也妻喪

杖非情禮俱殺者遠嫌疑尊乾道也爲嫡子三年斬衰而不去官至母喪獨免官情已畢申自堯舜周公孔子所同而今舍尊服之重虧嚴父之義詎之禮可乎姨兼從母之名以母之女齊加於舅服不爲無禮嫂叔不服則遠嫌也請據古爲適母報七年下詔服紀一用古制自是人間父在爲母服或兼而禫禫而稱心喪三年或齊衰三年

王仲丘沂州琅邪人祖師順高宗時任議曹論事有名終司門郎中仲丘開元中歷左補闕內供奉集賢修撰起居舍人遷禮部員外郎卒贈秘書少監時典章差駁欲合貞觀顯慶二禮上言貞觀禮正月上辛祀感帝于南郊顯慶禮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以祈穀臣謂詩春夏祈穀于上帝則上帝當昊天矣鄭玄曰天之五帝遞王王者必感一以興故夏正月祭所生於郊以其

祖配之。因以祈穀。請因祈穀之壇。徧祭五方帝。五方帝者。五行之精。九穀之宗也。禮。雩祀五方上帝五人帝于南郊。季秋祀五方帝五官於明堂。鄭玄稱周官旅上帝。祀五帝。各文而異禮。今顯慶享上帝合於經。然貞觀嘗祀五方帝矣。請二禮皆用。詔可。

康子元越州會稽人。與平陽敬會真長樂馮朝隱皆善易。與老子每啓篇先薰盥。後讀。開元初。詔張說舉能治易老莊者。因侯行果爲並賜衣幣。得侍讀。子元歷獻陵令。擢累秘書少監。會眞朝隱四門博士。三人推索秘義。俄皆兼集賢侍講學士。將東封說引與商裁儀注。子元奏高宗時許敬宗議。周人尚臭。故前祭而燔柴。臣按周官。樂六變天神降。是降神以樂。非祭燔也。宋齊以來。皆先齊福酒乃燎。今請如貞觀禮先祭後燔。行果與趙冬曦議以爲先燎降神尚矣。若祭已而燔。神無由降。子元挺議不

從說請決于帝乃詔後褚子元後遷宗正少卿以疾授秘書監
致仕卒贈汴州刺史帝嘗製贊賜說子元命工圖其象詔冬曦
等述母煚分為傳行果上谷人歷國子司業集賢直學士終皇
太子侍讀贈慶王傅朝隱終太子右諭德會真至太學博士
趙冬曦定州鼓城人兄弟六人並登進士冬曦歷左拾遺神龍
初上書以為律明則人信法一則主尊古律條目千餘隋時姦
臣侮玩著令無正條出罪舉重以明輕入罪舉輕以明重一辭
而廢條目數百自是輕重沿愛憎被罰者不知其數夫法易知
則下不敢犯而遠機穽文義深則吏乘便而朋附盛請刊定格
式科條直書其事使有犯者雖貴必坐無犯者雖愚必知其以
準加減比附量情不應為之類皆勿用當時稱之開元初遷監
察御史坐事流岳州召還知史事遷考功員外郎與賀知章孫

季良咸廙業俱入集賢院爲修撰王嗣琳范仙厦爲校勘呂向
東方顥爲校理踰年皆爲直學士冬職俄遷中書舍人終國子
祭酒爲人放達不屑世事兄夏日亦和璧安貞給事中居貞吳
郡採訪使顧貞安西都護嗣琳初任將仕郎轉太子校書郎罷
歸翰林供奉上書忤旨左遷高安丞廙業大理評事亦坐事左
遷餘杭令仙厦善講論由四門博士至集賢學士
尹思貞字季弱秦州天水人少明春秋受學於國子博士王道
珪稱之曰自吾門人多若尹子罔測也高第後親喪哀毁服除
不仕張說尹元凱薦爲國子大成每釋奠講辯三教聽者皆得
所未聞終四門助教年始四十　子愔博學尤通老子書初爲
道士爲拜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兼修國史在職頗領集賢史
館圖書卒贈左散騎常侍　又洛陽人陸堅初名友悌以善書

登科汝州參軍遷通事舍人轉給事中兼集賢學士玄宗嘉其刪正賜今名從封泰山封建安縣男轉秘書監帝待之甚厚圖形禁中親製贊以賜卒年七十一贈吏部尚書謚曰懿

鄭欽說後魏濮陽太守敬叔八世孫開元初由新津丞試五經擢第授鞏縣尉集賢校理歷右補闕內供奉善博物兼通曆術嘗因出使過梁太常任昉五世孫升之隱居商洛言昉於大同四年七月發鍾山壙中得銘曰甑言土著言水甸服黃鍾啓靈址瘞在三上庚墮遇七中巳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圮嘗將莫能辨昉因戒諸子世世求訪通人有知之者必告我地下因寫以授欽說行三十里而悟乃葬者預識歲月及墓圮日辰其言甸服五百里黃鍾十一月孫大同四年上推漢建武四年凡五百一十一年葬以三月十日庚寅三上庚也圮以七

月十二日巳巳七中巳也。浹辰十二也建武四年三月至大同四年七月六千三百一十二月月一交故日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十八也重三六也建武四年三月十日距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十八萬六千四百日故曰二九重三四百祀。升之驚服其敏智類此。後爲華堅判官位殿中侍御史李林甫惡之貶夜郎尉卒　子克鈞爲都官郎中鹽夏二州運糧使吐蕃圍鹽州軍餉匱竭德宗令轉米峙寨下守者遂安

于休烈河南人宰相志寧玄孫父默成沛縣令早卒休烈至性貞愨機警融敏善文章與會稽賀朝萬齊融延陵包融齊名登進士制策二科歷秘書正字吐蕃金城公主請文集四種玄宗詔秘書寫賜休烈疏諫吐蕃冠讐經籍國典昔東平求史記諸子明帝不與之豈非以多兵謀雜詭術乎若反貽以經典何異

叛逆兵貪盜權也蜀公主下嫁常用舊禮復求民間恐非本意
殆有姦人勸導其中若陛下慮失其情示不得已請去春秋其
書當周德既衰諸侯强盛以臣召君專擅征伐情僞是生變詐
是起無足所求以貪詐術疏入詔宰相議裴光庭曰吐蕃不識
禮經孤背國恩今求哀稽顙許其降附正宜漸以詩書陶以聲
教休烈但見情僞變詐於是乎生不知忠孝禮義亦於是乎在
帝曰善遂與之紀遷起居郎直集賢殿學士比部員外郎中以
不附楊國忠出爲中部太守肅宗立拜行在擢給事中太常少
卿知禮儀事兼修國史著五代論討述謀章上嘉之時兵興後
國史實錄起居注焚煬皆盡請下御史行諸府州縣購求送官
凡一書進一貲一卷𦀗十匹數月止獲一二惟韋述以其家藏
國史百三十卷上獻文物多有未完俄轉工部侍郎宰相李揆

嫉之恭為國子祭酒仍修史乾元初復命將太常鐘磬集樂工
考試審定差錯上親閱視別令鑄造磨刻上臨軒考擊皆合五
音羣臣稱賀又奏罷元日冬至命婦朝皇后於光順門與百官
雜處在禮不經詔停之代宗嗣位拜右散騎常侍加禮儀使甄
別名品號稱淸諒遷太常卿進工部尚書封東海郡公加金紫
光祿大夫在朝三十餘年歷掌清要不治產業性恭儉仁恕無
喜慍之容樂賢下士推轂甚衆年老篤意經籍嗜學不厭以至
於終年八十一帝為嘆息贈尚書左僕射謚曰元遣謁者就第
宣慰爲儒者榮二子益肅相繼為翰林學士益天寶初及第肅
終給事中贈吏部侍郎　肅子敖字蹈中擢進士授校書郎歷
揚州李鄘呂元膺幕府元和初拜監察御史轉殿中歷倉部司
勳二員外萬年令右司郎中出爲商州刺史長慶四年入爲吏

部郎進給事中本以家世修譔川文學進為時所稱晚附李逢吉逐學士肅嚴將防以為貶之太輕衆為嗤謗聲名益減逢吉獨喜遜累工戶刑三部侍郎宜歙觀察使卒贈禮部尚書四子球玭璆琮皆清顯

韋陟字殷卿安石子神龍二年甫十歲秀敏異常授朝散大夫温王府東閣祭酒風格方整善文辭書有楷法一時名士皆與之游開元中父喪久乃調洛陽令宋璟歎其盛德遺範不減其祖累除吏部郎中張九齡引為中書舍人遷禮部侍郎長於鑒裁故事試人惟取一日之長定為高下至陟許自通先試其能已乃程考與無遺材轉吏部選人多偽集與正調相肖陟持風采鑑辨無不伏者黜正數百員號為公平然任法嚴或至詈詰議者皆其峻自負門第恃常簡貴傲視僚寀李林甫忌之出為

襄陽太守徙河南採訪使尙任列官貞錫善訊覈支使韋元甫工書奏時號貞推葦狀俄襲父爵坐事貶守鍾離潁陽歷河東太守以失職內望頗餉權倖貸相結納復爲楊國忠所忌諷拾遺吳豸之劾陟餽遺事誘剡埒葦元志證之陟惶恐賂吉溫求救貶桂嶺尉不行徙平樂歲餘不出肅宗起爲吳郡太守江東節度使委招諭永王表其徙季廣琛爲歷陽太守與高適來瑱會安州齊盟貿信協力勅王至鳳翔除御史大夫欲用爲相以爭王去榮獄折按杜甫論房琯奏雖狂不失諫體由是見疏拜吏部尙書久之坐不禁宗人伐墓柏貶絳州刺史遷授太常卿呂諲薦爲禮部尙書史思明陷洛令守東都引避不許就保永樂以圖收復鬱鬱不得志卒年六十五贈荊州大都督爲人性侈縱喜飾服馬侍兒閹童侔於王宮主第窮治饌羞以鳥羽擇

米每食不減萬錢預人宴雖極水陸曾不下筯使侍妾主牋記
皆有楷法裁答受意惟書陟名自謂若五朵雲人亦慕之號五
雲體然家法修整教子允就學夜分課其勤情稍怠召立堂下
不與語應對賓客必使王之迴道義相知靡間貴賤恒虛席倒
屣時以此稱永泰初贈左僕射謚忠孝　弟斌少修整好文藝
容止嚴峭性質厚有大臣體與兄齊名娶薛王女初授太子通
事舍人遷秘書丞國子司業天寶中爲中書舍人兼集賢院學
士未幾拜禮部侍郎改太常少卿坐宗人韋堅累貶巴陵太守
移臨汝久之拜銀青光祿大夫時陟守河東從兄由爲金吾將
軍紹爲太子少師四第同時列戟衣冠罕比俄陷祿山逼爲黃
門侍郎憂憤而卒乾元初贈秘書監　陟子允素志冲遠雖世
貴不爲聲利所遷少隱王屋山孔述睿稱之薦爲右拾遺不拜

未幾召爲起居郎半歲輒棄去徙家龍門除司封員外郎稱疾固辭元和初授諫議大夫勉諭到職數月乞骸以太子左庶子致仕卒當時重其風操

韋元甫少修謹敏於學行初任滑州白馬尉爲政有器局以吏術知名累遷蘇州刺史浙西都團練觀察使杜鴻漸薦徵尚書左丞歷揚州長史淮南節度兼御史中丞在鎭三年政尚不擾以疾卒于位

蕭昕字中明梁鄱陽王恢七世孫世居河南少補廣文進士再中博學宏辭歷陽武簿壽安尉遷右補闕憲部員外郎哥舒翰辟爲掌書記翰敗間道走蜀進司門郎中遣奉肅宗冊寶見于行在歷中書舍人禮部侍郎薦布衣張鎬來瑱後至將相代宗狩陜出由武關見于行在擢國子祭酒請崇太學以樹教本詔

羣臣及神策六軍子弟聽補生員大曆中持節往吊回紇廟恃其功廷讓以中國方亂非我無以平奈何市馬不時歸直衆咸失色斯徐對曰自撥禍亂國家賞功雖絲髮不遺僕固懷恩我之叛臣爾與連禍又引吐蕃暴我郊甸天奪其衷或敗或悔咸不旋踵非天子念功則隻馬不得出還果執爲失信者回紇大慙因厚禮斯遣使者約和而還轉工部尚書封晉陵郡侯朱泚亂斯年八十餘步走出城賊求之急獨竄山谷間僅得達奉天遷太子少傅轉爲郡公兼禮部尚書復知貢舉擢杜黃裳高郢裴垍不數年相繼輔政仍以太子少師致仕卒年九十三贈揚州大都督謚曰懿

嚴郢字叔敖華陰人父正誨爲吏有才更歷七郡終江南西道採訪使郢及第補協律郎守東都太廟祿山亂取神主秘藏于

家至德初定洛陽頻以奉還擢大理司直表江陵呂諲節度判官遣入朝奏辨潭州刺史龐承鼎按治方士申泰芝妖幻詭衆姦贓鉅萬帝方惑之怒殺承鼎流郢建州代宗立泰芝坐誅始選承鼎官召郢爲監察御史畧郭子儀帥府行軍司馬復表爲判官檄主邠州留務會河中士卒不樂戍邠多逃還郢誅其渠首衆方定歲餘元載李栖筠相繼薦拜河南尹充水陸轉運使大曆末進尹京兆持法嚴明疾惡撫窮取於誅殺盜賊衰減號爲稱職奏宰相楊炎發關輔民鑿陵陽渠擾而無利獲不酬費又請屯田豐州自太原轉糧以哺資費倍之是虛畿何事空徑也請以鑿渠糧俾諸城貸輸取所開土地布帛給田者令據直轉穀則關輔免調發而屯田自關炎不許渠卒不成御史嵩請天下斷獄一切待報惟殺人償死餘悉徙邊郢言殺人外猶有

十惡今一例徙之法太輕且流有三若雜犯等恐與同徒又反太重兆論者至廣例不覆讞若悉待報正恐拔牒與奏章程紊撓其遝及近遝若何爲差請下有司更議炎惡與巳諷御史張著劾鄂繫金吾獄長安人日數千遮建福門訟寃帝微知之左授御史中丞人如鄂得原皆迎拜是歲秋旱炎瞰以謫狙不實罷爲大理卿盧杞復引爲御史大夫共謀逐炎下迺悉伯獄鍛成其罪天下以爲不直杞復忌鄂才因按蔡廷玉事出爲貴州刺史道逢悉伯之殯內慙悸歲餘卒

李李卿宰相適之子少工文詞舉明經宏詞二科調鄂縣尉肅宗遷中書舍人坐事貶通州別駕代宗徵爲京兆少尹持節江南黜陟使入拜吏部侍郎在銓衡數年以進賢爲務俄兼御史大夫宣尉河南江淮振拔幽滯進用忠廉甚得時譽大曆中終

右散騎常侍贈禮部尚書爲人有度量精識博達善與人交襟懷豁如士以此多之子融立性嚴整善吏事貞元中歷官渭州節度使卒

劉廼字永夷洺州廣平人高祖武幹武德初拜侍中父如璠朐山丞廼少聰穎志學日記數千言及長文章清雅爲時推重登天寶進士父憂居喪以孝聞終制從調選曹致書於知銓舍人宋昱曰書稱知人則哲官人則惡今文部始之以掄材終之以授位是知人官人兩任其責在昔禹稷皐陶之聖猶曰載采有九德考績以九載近代獨委少冢宰察言於一幅之判觀行於一揖之內何其易哉夫判者以狭詞短韻爲體是以小冶鼓衆金雖欲爲鼎鏞不可得已故雖有周公尼父圖書易象之訓以判責之曾不及徐庾雖有至德以喋喋取之曾不若嗇夫故千

霄蔽曰巨樹也求尺寸之材必後於杯棧龍吟虎嘯希聲也尚頰舌之感必下於蛙黽觀察之際豈不悲夫執事誠能先政事次文學退觀其治家進察其臨衙則庶為深沈之士亦可窺其門閾矣晟孫之補刻尉劉晏在江西奏使巡覆充留後大曆中召拜司門員外郎德宗初進郎中俄遷尚父府冊禮使祝詞文者不適所宜宰相崔祐甫召至閣導之少選成文詞義典裁俄擢給事中權知兵部侍郎楊炎盧杞當國五歲不遷建中四年真拜兵部侍郎帝狩奉天晟臥疾私第朱泚遣人召之臥稱疾篤復遣偽相蔣鎮懇誘晟佯瘖不荅炎無完膚鎮再至知不可脅乃太息曰我嘗忝曹郎不能死寧以自辱瘡歷復欲汙賢哲乎遂止晟聞車駕如梁州自投於牀搏膺呼天不食卒年六十帝聞其忠贈禮部尚書諡曰貞惠　子伯芻字素芝行修謹

淮南杜佑奏署節度府判官府罷名拜右補闕遷主客員外郎數過友家飲噱爲韋執誼陰劾貶虔州參軍久乃除考功員外郎裴垍待之善擢累給事中李吉甫當國而垍卒不加贈伯芻爲申理乃贈太子少傅或言其妻垍從母也吉甫欲按之求補虢州刺史稍遷刑部侍郎左散騎常侍卒贈工部尚書伯芻風度高嚴善談謔而動與時適論者少之　孫寬夫寶曆中爲監察御史奏言以王府官攝祠位褻非嚴恭意請以尚書省東宮三品若左右丞侍郎通攝俄轉左補闕陳岵注浮屠書因供奉僧以聞除濠州刺史寬夫劾狀敬宗怒謂宰相曰岵不由僧得州諫臣安受此言寬夫曰衆劾岵獨徵臣草狀今論事不當臣合當罪若尋究推排恐傷事體帝嘉其引過欣然釋之弟端夫亦爲太常博士以駁韋綬謚議知名　曾孫允章字蘊中登進

士累官至翰林學士承旨禮部侍郎咸通九年知貢舉請諸進士並謁先師衣青衿介幘以還古制改國子祭酒建言羣臣輸俸錢修學宰相五萬節度四萬刺史萬詔皆可出爲鄂州觀察使檢校工部尚書遷東都留守受黃巢僞官遣取尚書省印李磎不與更愧悔移檄討賊坐是廢于家以疾卒

暢璀河東人與子當皆登進士安祿山奏璀河北海運判官授大理評事郭子儀復辟副元帥從事肅宗即位召見悅之拜諫議大夫累轉吏部侍郎至散騎常侍廣德二年爲河中尹兼御史大夫尋待制集賢院大曆五年兼判太常卿遷戶部尚書卒贈太子太師生平性廓落有口才好談王霸之略居職責成屬吏擬擬無避而已　當貞元初爲太常博士終果州刺史昭德皇后崩中外公除詔與博士張薦柳冕李吉甫議皇太子服言

古無明文晉元皇后崩杜預議皇太子與國爲體晉魏以來天子三年喪旣葬除服若不變除則東宮臣僕亦以衰麻出入殿省當時遂以卒哭除服本朝文德皇后崩國史不書太子喪服之節至明年正月以晉王爲并州都督旣命官當已除矣今請如魏晉制旣葬而虞虞而卒哭卒哭而除心喪三年宰相劉滋齊映召問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今太子當視膳衰服至葬可乎乃請如宋齊皇后服三十日除入謁則服墨慘還宮衰麻右補闕穆質上疏太子人臣不得如人君之制母喪宜無厭降議者詭辭以甘時主不足師法如今議虧化敗俗當情所鬱夫政以德爲本德以孝爲大後世記禮之失自今而始願不重誤父在爲母朞古禮也本朝定爲三年則又太重惟行古禮爲得德宗遣內常侍馬欽敘謂質曰太子有撫軍監國問安侍膳

之事今如有司制更何疑耶昝又奏既太子於陛下子道也臣道也君臣以義則撫軍監國父子權奪問安視膳倘無服衰之嫌若郡王以下服皆三年太子不宜甚異且纂裂奪情事殊金革既不監國撫軍何抑奪耶子之於父母禮異而情均今奉君父之日遠而報母之日少忍使失令名哉乃詔與宰相更議言太子喪服入侍恐傷至尊之意非特以金革奪也太常卿鄭叔則草奏既葬卒哭十一月小祥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禫內詔即吉服至制則抑哀承慈質臣子至行請下明詔如叔則議從之及蔡晉代叔則帝曰是太子服非由諫官初非朕意暢當等請循魏晉故事至論也

歸崇敬字正禮蘇州人曾祖奧祖絫父待聘皆贈官崇敬少治禮學多識容典遭父喪孝聞鄉里擢明經調國子直講天寶中來

博通墳典科對策第一遷四門博士轉左拾遺肅宗次靈武遷起居郎右贊善大夫史館修撰兼集賢校理修國史儀注外除同州長史潤州別駕代宗立起橋建二陵召還改主客員外膳部郎中復兼修撰嘗參議國家大典禮建言百官朝服皆用袴褶。三代及漢。衆無其制。自隋以來。始有服者。事不稽古。宜詔停止。東都太廟本武后所建以祀諸武中宗去主存廟以備行幸不當更置木主太昊五帝。時分古今。無君臣義。若一槩稱臣。與祀天無別。春秋釋奠孔子。皇帝北面拜太重。宜准武王受丹書於師尚父行東面之禮。方士臣彭祖言唐家土德。請以四季月郊祀天地。按禮先立秋十八日迎黃靈祀黃帝。黃帝於五行爲土。而火爲母。故祭于火用事之日。三季月則否。國朝因之。每歲以六月土旺之日祀黃帝於南郊以后土配所行合禮。若彭祖

希緯候說事詭不經不可用事皆施行大曆初兼御史中丞賜紫魚袋充新羅吊祭并冊立使往還蠻貊惟竹衾衣來歷傳其淸德還授國子司業兼集賢學士預修通志獨知禮儀衆稱允當遣祀衡山未至而哥舒晃亂憚者請望祀竟以君命親往成禮而還俄坐胥吏虛給廩錢貶饒州司馬德宗立召還復拜司業遷翰林學士左散騎常侍充皇太子侍讀又兼晉王元帥參謀累加光祿大夫封餘姚郡公田悅李納連命持節宣慰稱旨表歸上冢寵賜緋帛儒門榮之遷檢校戶工二部尚書仍內職告老換兵部尚書致仕卒年八十八贈左僕射謚曰宣　子登字冲之爲人雅質弘厚善事繼母大曆中舉孝廉高第補四門助教轉美原尉貞元初登制科拜右拾遺會陽城疏裴延齡奸惡德宗震怒莫測右補闕熊執易復以疏示登動容語曰雷霆

之下。君獨難處。願寬吾名。自是凡同列諫疏。輒聯署無所迴避。時論歸重。轉右補闕起居舍人三任十五年後進者多顯惟退然自守務遠權勢不以淹速介意後遷兵部員外郎與父同充順宗東宮侍讀尋加史館修撰即位超拜給事中賜金紫彩紛遷工部侍郎兼太子諸王侍讀獻龍樓箴以諷久之改左散騎常侍憲宗召問政所宜先。登知帝銳而果于斷。勸順納諫諍。內外倚爲讜言。轉兵部侍郎兼判國子祭酒事進工部尚書封長洲縣男卒年六十七贈太子少師諡曰憲生平有文學工草隸寬博容物晚年徇俗頗好服餌常慕陸象先爲人世亦許其類之

孫融字章之元和中及第累遷監察御史左拾遺工部員外考功郎中事文宗爲翰林學士上以融家學每遇疑義字音多相問難恐以義類言之俄轉中書舍人進戶部侍郎開成初

拜御史中丞劾奏湖南觀察使盧周仁以小利假　端公選詁
書狗私希恩獻羨錢十萬恐海內效之因緣漁剥生人受敝請
重責選所進代貧民租入有詔令致河陰院以虞水旱時金部
員外郎韓益子弟受賕事露帝問與戶部盧元中左司姚康受
平糴官秦季元納貸乾沒錢二事孰重繼對元中等枉失庫錢
與益所坐事異法輕益得近貶梧州參軍尋遷融京兆尹與李
訒言不協徙秘書監楊嗣復又薦權知兵部尋真拜吏部侍郎歲
間檢校禮部尚書充山南西道節度使徙東川遷歷兵部尚書
封晉陵郡公會昌後儒臣少朝廷禮典多本融議辭疾以太子
少傅分司東都卒贈左僕射五子仁晦仁翰仁憲仁紹仁澤皆
登進士咸通中並有顯達
令狐峘德芬五世孫博學有口辨及第遯祿山亂隱南山豹林

谷楊綰微時數從之游後遷華原尉綰爲拜右拾遺兼史職遷起居舍人撰玄宗實錄屬起居注亡散名臣事多漏畧峘裒掇詔策及諸家文集以備其遺大曆中改刑部員外郎劉晏引判吏部南曹峘心德晏每分闕以善者送尚書晏惡者送侍郎炎甞心不平俄遷司封郎中知制誥兼史館修撰德宗詔元陵制度務極優厚當竭帑藏奉用度峘諫曰古者聖賢勤儉不作無益故舜葬蒼梧弗變其肆禹葬會稽不改其列周武葬畢陌無丘隴漢文霸陵不起墳禹非不忠啓非不順周公非不悌景帝非不孝其奉君親皆以爲無窮之計宋文公厚葬春秋書華元不臣桓魋爲石槨夫子譏其不如速朽由是觀之有德者葬薄無德者葬厚章章可見陛下仁孝切於聖心然尊親之義貴合於禮先帝遺詔送終之制一用儉約不得以金銀緣飾陛下

奉先志無遺物若務儉尸是咈顧命戾經義臣竊懼之詔荅曰引據典禮使朕不遺君親于忠雖古遺直何以加焉建中初遷禮部侍郎炎出故相杜鴻漸門下托其子封求爲弘文生匪給奏等相恃威迫臣以私帝以詰炎具道其情帝怒貶爲衡州別駕俄遷刺史李泌執政召拜太子右庶子復爲修撰以性介僻又爲竇參所惡而貶吉州別駕稍遷刺史齊映觀察江西按部之日怪不戎服櫜鞬過失三貶衡州別駕滯衡十年順宗立以秘書少監召未至卒初受詔撰代宗實錄未就會貶落藁在外成書元和中其子太僕丞丕獻之錄功贈工部尚書